

家在海南

去白沙看岭

■ 唐晖

海南白沙这个地方，有山也有岭。对于山与岭的区别，我说不出一个一二来，但我发现，在白沙凡叫“岭”的，其“绿”与“形”，别于别处，总是让人赏心悦目，遐想无穷。

绿是白沙的岭的主色调。南渡江、珠碧江、昌化江“三江源”润物无声，使得那些热带植物们在白沙的岭上枝繁叶茂，疯狂地生长。春天，成片的翠绿还来不及谢场。夏天，满山遍岭的碧绿又盛装浓抹地登场。之后便是秋的墨绿和冬季的褐绿铺天盖地相继而来。白沙的岭就是这样，如魔术师耍着的戏法，一年四季，翠绿、碧绿、墨绿、褐绿、褐绿的轮回，让人体会到别处难以寻觅的绿色的旋律。

绿是白沙的岭的生命舞台。绿荫下，鹧鸪们总是“嘀咕，嘀咕”叫个不停，似乎在唠嗑家常；树丫上，布谷鸟们总是喜欢在和风日丽时，“布谷、布谷”鸣唱，像是在展示自己的歌喉；最顽皮的还是那些麻雀们，它们总是在风起的时候，伴着自己“吱喳、吱喳”的闹声，从这树梢弹射到那树梢，似乎在炫耀自己的舞技；绿的深处，那些狐狸、黄獾、大灵猫、小灵猫们总是小心翼翼、神出鬼没，怕遇到什么不测。它们偶尔在高兴或不高兴时，吼上几声，使得山谷显得更为诡异；蓝天白云下，偶有一两只鹰在翱翔，它们像护林员似地巡视，这时，整片森林会变得更为幽静。就这样，这些珍禽异兽们在四季不同的绿色中，犹如在演奏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，那旋律时而高昂，时而低落。时而悲壮，时而欢喜。时而悠扬，时而直率。使得白沙的岭更富有生命灵光。

如果说“绿”是白沙的岭的生机，那么“形”便是激活白沙的岭的灵魂了。

岁月如一位雕塑大师，选择了地处黎母山脉和五指山脉间的白沙为创作基地，以凛冽的寒风作刻刀，用温润的海风当彩笔，年复一年的，把白沙的岭雕塑成一座座形态各异的艺术品。

琼岛第二高峰的鹦哥岭，主峰貌似一只巨大而蹲坐的鸚，欲叨群峰，可惜缺了那块弯勾的鼻尖，成为不完整的遗憾。但也有有人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，觉得这嘴勾尖缺得恰到好处，就像维纳斯女神的那只残缺的胳膊。关于这弯勾嘴尖断缺的传说，有很多种版本，当地人说，远古时，因为这只巨鸚偷吃了山兰，被当地黎族人请来大力神给砍断了。也有人猜测，因为长年风化而脱落。更有人说是因为在高处而遭雷劈断。言人殊，都削弱不了这座阳刚之岭的美。

无论从白沙县城的哪个角度望去，南叉河上游的仙婆岭如一位美女静静地仰卧着，那丰腴的胸脯、散落的长发、挺立的鼻梁传神之至，特别是夕阳西下，在霞光的映衬下，那清晰的剪影更为迷人，难怪当地人也称这座岭为美女峰。关于美女峰的传说源远流长：很久以前，一对恋人被一个恶霸隔河拆散后，男的悲痛而逝变成了霸王岭，女的悲伤泪流化成了仙婆岭，那泪水则变成南叉河水。美丽的爱情虽是一出悲剧，却让仙婆岭增添了几分味道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本来地图上标识的是白石岭，自从有人曝出酷似一尊仰卧的慈悲肃穆的佛面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的沸腾起来，吸来不少观者，渐渐的门间便白石岭叫作佛面岭了。但也有人认为它更像一尊“奥雅”（黎族头人的称呼）像，因为它的面相轮廓不仅具有黎族男人那种刚毅的特质，冥冥之中也具有“奥雅”那种凝聚力的气场。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观赏，认为它也貌似一头奔跑的狮子，难怪当地人也称之为狮子岭。

“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”，其实，不仅仅是鹦哥岭、仙婆岭、白石岭，九架岭、牛角岭、南高岭、南美岭、爷头岭、猴留岭等等，在白沙凡叫“岭”的，其形都分别貌似不同的物像，就看你观赏的悟性了。

去白沙看岭，看“绿”看“形”，“智者乐山，仁者乐水。”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

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

30周年

开过岁月的绿皮火车

■ 颜小烟

童年的记忆如镌刻在岁月上的印记，历经时间的洗礼，却依然清晰如昨。

那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二姨刚刚在三亚买了房，房子在胜利路，临近三亚湾，一到夜晚，街上的KTV就会此起彼伏地响起。对于习惯了听虫鸣入睡的我来说，城市里的灯红酒绿、车水马龙让人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唯一能让我进入梦乡的便是午夜火车“呜呜呜”的鸣笛声以及车轮与铁轨撞击的“咣当咣当”声。

从那时起，我便天天趴在窗台上，望着楼下逐渐远去的火车出神，仿佛车上载着一个遥不可及的梦，渐行渐远。望的时间久了，便对那黑乎乎装满煤的火车车厢产生了幻想，以至于每天夜里我都能在梦中翻上火车，随着“呜呜呜”的鸣笛声驶向远方。

很多个夏日的黄昏，我都会忍不住跑到楼下，顺着长长的铁轨一路走去，时而张开双臂踩在铁轨上行走，时而边踢石子边走，时而从铁轨的这一头蹦到铁轨的那一头……

那是我第一次那样近距离地看到了绿皮火车的样子：略显笨重的身子，慢慢悠悠的速度，打开的车窗像一只只寂寞的眼睛，走起路来“咣当咣当”地响个不停。而火车上“三亚——石碌”的字样，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海南还有一个叫做

石碌的地方。于是，更远的远方，有了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梦境，它夜夜跋山涉水，沿着长长的铁轨向前蜿蜒，不知所踪。

后来从二姨的嘴里零零星星地获得了一些关于石碌铁矿的信息，也曾祈求过家人带我踏上开往石碌的绿皮火车，却终因种种原因不能成行。可越是不能如愿，心中的愿望越是如野草般疯长，住在二姨家的日子，我如坐针毡，只能天天坐在面朝火车轨道的窗口写日记，那厚厚的日记本上画满了一条条向石碌方向延伸的铁轨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会背着背包沿着铁轨一直走，一直走……心想，如果火车真的开动，我就追随着它一起走向远方。

这场梦我整整梦了十多年，直到2008年从深圳回岛，才第一次坐上了梦寐以求的火车，可惜却已再也不是童年梦中那一种慢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了。晚上躺在卧铺上，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，听着那似曾相识却又无比陌生的“咣当咣当”声，我知道，那个始终没有踏上绿皮火车的小女孩渐渐消失在梦境之外。

2010年海南东环高铁开通之后，那晃晃悠悠的老式火车还依然“呜呜呜”地从二姨家后面开过。每次去三亚，我依然忍不住要趴在窗口望望火车远去的背影。但我知道再坐火车的人已寥寥无几了，或许它们的功能就只剩下运煤了吧。

又煎熬无比的小小时光。之后，我到乡中学读初中，整整三年，出门，回来，无数次往返于我家和中学之间的两个小村子，以及村子前后那派碧绿了又金黄的稻田，还有，那条七拐八弯但终究走到了南海的小河，那座常常叫我走得精疲力尽只想痛哭流涕的桉树林——我和同伴们放学回家，每次都要步行四五公里，每次都会饿得心慌腿软、脸色发白……

我的高中，是在县重点中学读的。学校和家的距离约四十二公里。起初，我一个星期回家一次，后来，我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，每次都乘坐从国外进口的那种二手三手面包车，走那条弯曲又起伏不定的海榆东线公路，每次都担惊受怕，怕野马一样横冲直撞又颠簸的车子突然散掉架子，或者一不留神就冲进山沟水渠里。如今，从我家所在的山根镇去县城，或者从县城回来，可以走那条路况越来越好的国道，还可以走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。如果是走国道，就能看到道路两旁种植的三角梅、凤凰树、洋紫荆等观赏性花木一排排的，一丛丛的，在云影下摇曳着绿叶和鲜花，也能看到数不胜数的两三层高的新式建筑，替代了从前的那种石块、木料、茅草、石棉瓦搭建的民居和店铺；如果是走高

2013年5月20日，我带着儿子第一次去体验了一趟东环高铁。火车刚刚启动的瞬间，未满三岁的儿子在窗明几净的车厢内手舞足蹈地高呼：“耶，飞机起飞了，飞机起飞了……”全车厢的人都被他逗笑了。而我，望着车窗玻璃上儿子那因为兴奋而涨红了的脸，以及车窗外极速闪过的风景，却突然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

2014年3月初，我们一家人开车到昌江赏木棉，在漫山遍野被木棉点燃的绚丽美景中，我一边陪儿子捡落下的木棉花，一边寻思着如何去寻找石碌的老火车站。那个童年种下的梦，即使乘遍了北京的地铁，上海深夜的火车，香港的叮叮车，也依然让人无法释怀。

这是童年梦里的远方，我一直以为自己肯定会坐着绿皮火车抵达的地方，竟是为了赴一场花开而来。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我依然没能找到童年那列绿皮火车所能抵达的终点，但我终于知道，沿着长长的铁轨所能到达的远方，花都开好了。

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步伐，2015年底海南环岛高铁全线开通，绿皮火车的年代也宣告了终结，二姨家楼下的铁轨全部被铺成了水泥路，那块承载着我们童年梦境的地也变成了一个大型停车场。二姨家的房子面临着拆迁，没有了老式火车鸣笛声的夜我是再也无法入眠了，那个关于绿皮火车的梦在笔记本上淡成了年代



《渔港之暮》(油画) 黄亚虹 作

速公路，车子在亚热带植被世界疾驰，只需十多二十分钟，便可到达目的地。

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第二年，也就是海南建省后的第十年，我大学毕业，把工作生活的地方选在海口。

杨桃花开了又开，荔枝熟了又熟。我不知不觉已在海口这个省会城市生活了二十年，也陪伴了这个年轻省份整整三十年。在这期间，我一次次地出岛，又一次次地回来——以前是搭长途，过轮渡，坐慢吞吞的绿皮火车，忍受连续不断的咔嚓咔嚓声灌满耳朵，灌满一个又一

个孤独的旅程……

现在呢，可以坐动车，也可以坐飞机了！当我从岛外回来，若是不急着工作，我一般是先回老家去看我那仍然在田地里劳作的双亲。如果我坐动车到海口东站，再走五十分钟左右就到家了。而我读初一那年，要到海口，得挤三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。而今，海南岛建了三座国际机场，其中，博鳌机场离我老家最近。如果我从岛外坐飞机回来，从机场坐出租车走三十余公里，就能下车跑去稻田或花生地里高喊：“爸——，妈——，我回来啦！”

母亲一生经受太多的磨难，面对人世的种种不公，始终不屈不挠。母亲的这种秉性，赓续了外公外婆的基因。当国文老师的外公是一名地下党员，上世纪四十年代，因叛徒出卖被捕，英勇就义。叛徒是三基村人，外婆发誓，此生绝不踏入三基村半步。后来母亲嫁到三基村，外婆始终坚守自己的诺言，母亲理解，经常回去探望外婆。

临近外婆去世的岁数，母亲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油尽灯灭，所有的挽救和祈祷都是徒劳。那年夏天，当我从广州赶回家，母亲已经深度昏迷不省人事。弟弟告诉我，在生命耗尽之时，不曾听到母亲一句呻吟，她留给这个世界的，只是一声叹息。

椰汁颂

■ 王家新

海口，藤萝下的民宿小院。
抱着一个刚从树上砍下来的椰子，你用吸管吮吸着并像婴儿一样笑了。
你的笑，把我也带回到小时候。
是的，那时我们都曾使劲地吮吸着，而不知道这就是“汉语之甜”以及一个母亲的忍受。

山雨欲来

■ 吴辰

乌云趴在地上。乳白色的雾气四溢，似有山神出没
我的村庄，每一寸都是绮丽的存在
山雨欲来之时，诸多美妙更可轻易察觉
嫩黄的竹林在大风里摇晃着别致
电闪雷鸣中，青丘化身精巧的浮屠
光影交错，我隐约听到十万蛙鸣
从梯田里射出
这是场美好的前戏，胜过任何一道餐前甜品
一种力压迫着另一种力，在激烈中催生一朵花开
天与地相互接近，我自然而然地收敛狂暴之心
我把呼吸捻成细长而安静的河流
只为等一片浮萍，经过

父亲

■ 吴长海

父亲是个纯粹的老实人
一生用朴素的思想与土地默默交流
老牛与犁把
锄头与草帽
是父亲最亲密的伴侣
父亲一生没有惊人的壮举
只是用汗水把土地
浇灌得肥沃流油
然后换来五谷丰登的笑纹
父亲老了
岁月把他锻打成一把镰刀
让他勤勤恳恳地收割自己的一生
父亲要走的时候
还把自己最后一滴泪洒在土地上
成群结队的禾苗涌来为他送行

立夏

■ 张绍国

立夏随睡醒醒来
戴着牡丹花
街着忘忧草
穿一袭火红石榴裙

立夏雷声不怒自威
因此风调雨顺
蛙们昼夜大唱赞歌
布谷鸟啼血催收催种

立夏稻种已经着床
麦穗齐刷刷开始灌浆
油菜分碗倒计时
为此，农人枕戈待旦

松涛水库

■ 曹一凡

万顷碧水静如镜，千座峰峦绿葱茏。
烟波深处湖中岛，疑闻仙人谈笑声。

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欢迎扫描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